

血仇



勞耀明

血 仇

不 准 翻 印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重版

編 者

星洲

追悼被難
革命戰士

委員會

出 版 者

新亞文化服務社

新加坡嗎咭街（中街）五十八號

電話：七七八三

發 行 人

楊 子 英

承 印 者

南洋報社有限公司

經 售 處

各地各大書店

每冊定價五角

星洲追悼被難革命戰士委員會所編，由星洲人民出版社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油印出版的，現在不加增刪來重版印行，主要目的在供應廣大人民的要求，用以發揚共產黨人一貫來爲民族解放偉業忠誠服務的的精神。

重版者話

星洲追悼被難革命戰士委員會所編，由星洲人民出版社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油印出版的，現在不加增刪來重版印行，主要目的在供應廣大人民的要求，用以發揚共產黨人一貫來爲民族解放偉業忠誠服務的的精神。

這一本小冊子裏所記載的是馬來亞共產黨人，在星洲日寇鐵蹄下英勇戰鬥堅貞犧牲的一部份史蹟，是星洲追悼被難革命戰士委員會所編，由星洲人民出版社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油印出版的，現在不加增刪來重版印行，主要目的在供應廣大人民的要求，用以發揚共產黨人一貫來爲民族解放偉業忠誠服務的的精神。

在日寇統治三年半來，在全馬各地，有着不少優秀的共產黨人作了我們民族的先鋒模範，在艱險的環境裡進行殘酷的抗日反法西斯的鬥爭而壯烈犧牲，『血仇』中所記的僅僅還不過是星洲一地淪陷後一年中的一部份吧了，今後我們能力所及，還要搜集更多材料繼續出版這一類的冊子，供給大眾的需要。

新民主文化服務社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

前言

一面是荒淫與無恥，一面是神聖偉大的工作：

星洲這孤島，自從日寇法西斯的鐵蹄踏遍了每個角落以後，悲哀，失業，流浪，飢餓，死亡，繼續跟着的發生，這里充滿着血與淚的交溶，激成了這悲憤，這里還有被敵人搬弄的傀儡，有甘心認賊作父，爲虎作倀的民族叛徒，并有苟且偷安企圖在敵人鐵蹄下過着喘息生活的奴隸，但是，這里也有不惜犧牲生命，用鮮血來與敵人搏鬥的勇士們！

生活是不同的表現：荒淫無恥的民族叛徒漢奸走狗之類，他們雖然現在正在替敵人歌頌讚揚着，正在洋洋得意地屠殺自己同胞，但這也正反映他們步步向着死亡道路邁進，正如鄭孝胥，殷汝耕的美夢，終究是破碎了，敵人並不因爲他們死心塌地忠誠甘於爲主子奔波而稍加以寬恕；鄭孝胥到底被敵人革去了所謂『滿洲國』總理的職位，憂鬱而死。殷汝耕終於在敵人斧鐵之下，作了斷頭鬼。民族叛徒的大罪魁結果還是如此下場。正在馬來亞橫行的小醜們，也許他們的下場還要來得凄凉恐怖，因爲目前革命鬥爭的力量是日益膨脹強大，全馬同胞空前的團結，明天必然要把敵人驅逐出馬來亞，促使敵人統治馬來亞的死亡，那麼，明天這一批正在橫行的民族叛徒小醜們，不爲敵人斧鐵所加，也將要跟着主子在正義旗幟下伏刑，這就是民族叛徒們的出路。

苟且偷生的奴隸，在這偉大血跡不斷鬥爭的過程中，已成爲歷史一個巨輪，所碾碎了一切苟且偷生的

迷夢，再也沒有人能夠繼續自由自在過那安逸偷生的生活。今天在這將要臨到總決鬥的時候，顯然地排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就是要成為進步革命力量的一分子，或是成為倒退黑暗的幫兇；顯然的 偷生只有死亡。要生存就該昂起頭為正義，不怕流血犧牲的起來作生與死的決鬥，衝破敵人的牢籠，人並不是被命運注定永遠是奴隸的，只要站在我們的立場，在正義的旗幟底下作流血的鬥爭，衝破奴隸的鎖鍊，來保證民族解放自由獨立前途的實現。

今天事實排在面前，我們不願做敵人幫兇，歷史又碾碎了一般苟安的迷夢，我們應該果敢地作個敢於抗戰的勇士。雖然在這光明黑暗交替下的時期，敵人一度迴光反照的最後掙扎，也必然來得加劇，盡量運用他成百年來統治奴隸的經驗，欺騙，引誘，等愚民政策，甚至逮捕，監禁，毒刑，砍頭等白色恐怖的行爲，企圖來鞏固那搖擺不定的血腥統治寶座，這時候流血鬥爭也是最劇烈，是不願做奴隸；不甘於苟且偷生的戰士，在敵人屠刀下抗爭以及壯烈犧牲，都是平凡而必然的現象，抗爭雖是有時犧牲了，但這裡却充滿着光榮，絕不是那些甘於奴才之道而爲敵人斧鐵所加的漢奸，民族叛徒之流所能夠比擬於萬一。

這裡記着的正是馬來亞革命鬥爭中光輝燦爛的一部份民族戰士們英勇犧牲的史實，這裡每一張紙，每一個字，都是用血宣染出來，他暴露敵人兇殘，毒辣，陰險，罪惡，他便漢奸，馬奸，印奸等民族罪人對敵人獻媚的醜態暴露，他宣告了敵人用欺騙，引誘，威脅與逮捕，監禁，毒刑，砍頭的破產。同時這裡又告訴了我們無限的經驗與教訓，充分劃出苟且偷生的結果，充分表現馬來亞共產黨員在民族解放鬥爭中英勇犧牲作不折不撓而令敵人以及民族叛徒在他們面前戰慄，這種英勇鬥爭精神，同時也就是奠定了明天民族得到自由解放的基石。

敵人喪鐘在鳴了，奴才們正在日益慌亂，再也沒有人會把敵人的牢籠當籠罩，死與生正在作明顯的決鬥，今天不但是馬來亞共產黨，而且是千百萬民族抗日的戰士正在對敵人作着猛烈搏鬥！明天朽舊的馬來亞將要在馬來亞人民以及英勇戰鬥革命戰士們用鮮紅血肉重新建設起來，成為真正自由幸福的新馬來亞！歷史已經無容情的注定了明天敵人，民族罪人死亡的下場，被壓迫奴隸成為全世界的主人。

英勇戰士的血，已經結成了憤怒的血仇，每滴血滴在地下都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沒有一滴血是白流的，沒有一滴血不從敵人那里取回代價的，每滴血跡都產生出民族解放強大革命鬥爭的力量，散播在全馬每個角落，這是決定明天敵人死亡的力量！

末了，讓我們為憤怒的血仇而復仇！讓我們手拉手，踏着先烈的血跡前進！用我們的血汗來洗刷兩年來積下的血仇，團結得像一個堅強的巨人，為紀念這深深種下的血仇，把敵人踢出馬來亞！

目錄

重版者話

前言

歌犧牲同志（列寧喜歡唱的歌）

愛民譯

光榮奮鬥史……白衣寄自四排坡牢獄

被難革命戰士遭受逮捕及犧牲經過

小榮記

以實際革命行動紀念被難革命戰士

陽作

悼黃誠烈士

凌霜作

痛悼民族英雄——阿Q同志

明作

懷林亞當同志

珍作

學習白衣同志的布爾塞維克精神

盛作

哀悼反法西斯英雄——黃世鏡

榮作

編後記

光榮奮鬥史

——白衣寄自四排坡牢獄

親愛的同志們：

我們本應將被捕後生活情形作一個詳細報告，和檢討我們這一次犧牲的原因與所得經驗和教訓。自我批評，對黨的希望等等。但因環境關係不能有系統地寫給你們參考。現在草草寫一些，在敵人嚴密監視之下，草字或者字跡不明，在所不免，希望你們多費一些精神，這封信是我們最後的談話，在每次寫時，沒有五分鐘之久，寫字之難，同志們可想像而知。

現將一部位爲黨事業盡忠的同志姓名，死的日子和原因，報告於下：

林江石	即阿黑	七月十八日；	古國	即老古	七月廿五日；
小王八	即黃世銳	七月廿九日；	林亞富	即惠餘	七月卅一日；
小路	即培青	八月一日；	阿口	即邱聯傑	八月一日；
黃誠	即黃石	八月九日。			

關於上列七位同志全是病死。

其主要原因：（一）因受刑過重，各同志都是遍體損傷，其中最重者是江石和陳永章同志，黑同志在離共部時作第二次逃走不成功，給敵人將他毒打不能行動。敵人給我們的刑罰可說是十七世紀野蠻時代的刑罰，如用綁住手脚壓着進行澆水，有些同志被澆十多次，又將手脚捆起來像豬一樣吊在樹上離地，還用大條木棍亂打，使受刑死去復甦者數次，或迫于長時期跪在地下，（有跪至六個鐘頭之久也）

人腿中夾一大木棍，兩頭有敵人將棍用腳踏著用力轉動木棍，使受刑的人痛苦難忍，或數人將受刑者手脚捉住你推我拉搖來擺去，使受刑者頭暈眼花，或數人將受刑者抬起丟高跌倒，知覺盡失，或用電線將受刑者手脚綁起施行電刑，麻痺受刑者的神經。這就是一部份毒刑，大概還有很多，如用火燒，不給飯食等等筆難盡錄。總之敵人給我們的刑罰，是無所不用其極，法西斯匪徒們，便不是有什麼紀律和秩序，完全憑着個人獸性喜樂為取捨。我們經這樣的摧殘之後，每個同志只剩半條命進入到監牢，（六月廿五號下午）在半路，黑同志還不斷受到憲兵的亂打，情形慘傷，使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次的血仇。（二）長期挨餓，我們自從被捕後，禁在憲兵部有兩個多月，未曾食過一次飽飯，但來到牢中亦終日挨餓，各同志身體給敵人用各種野蠻刑罰摧殘到半死，加上長期飢餓，身體較弱和受刑慘重的同志來到此牢不夠一月就犧牲了，筆錄於此令人切齒和心痛。同志們，我們不要忘記這些鐵的事實和血的教訓呀！（三）同志犧牲這樣快，除上述的事外，還有另一原因，就是沒有衛生成為病死的重要因素。吾等被禁憲兵部時，已有數人生着面腫腳氣皮膚病等等。在憲兵部時還有些藥，有水洗面沖涼，但到監牢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關於監牢的衛生和生活情形摘錄如下，此監房是在四排坡（D）號英政府前時所用監房之一，是由軍務法庭管理，所禁的人罪名都是違反軍紀（？）在此罪名之中還有各種不同的，如共產黨，義勇軍，愛國團，暗殺團，抗日份子。英軍俘擄逃走被捕監禁的或日兵因反戰，姦淫搶劫等等而被捕的都是監禁此處。還有些監牢是禁不重要的犯人。看守前一監牢，前由憲兵後由隊長，且經常換人，因這二批要調走，又別一批調來，看守後一種監牢的人是山馬來亞人，日兵不管，我們被禁于前一種監牢共有十餘人（因被殺和病死日漸減少）內分中國人，印度人，馬來人，英人和澳洲兵等等。有些日兵禁在樓上，過去有廿四人，現在有八十二人。因為這些日兵不耐煩遵守軍閥的軍紀，所以被監禁的人日多，他們的生活和其他犯人不同。我們每日早起（沒

有限定時間）就在房內等候食飯，沒有洗面和漱口。從早晨九時，一直到下午六時（東京時間）整天關在監房內，沒有機會見到太陽，更談不到沖涼和洗衣服，經過最少有十多天才將被禁的人趕到草場上拔草，但時間不久（大約半點鐘）就沖涼，時間由管理的日本兵隨意規定。衣服一個多月不能洗一次，亦沒有衣服更換。所以每個被禁的人在監房內出來時身體帶着一種奇異難聞的氣味，有些病死的同志，從人監到死未曾見過太陽和水，整天在黑暗房子裡度日，（每個被禁者如此）同時阿克，阿當，阿誠和阿Q四位同志鎖住腳鍊直至死為止。關於伙食情形，每餐所食大約平時食飯所用的碗有一碗飯之多，菜餚以海菜類為湯，放在飯裡又臭又淡，魚和肉這一類有滋養料的食品更不用想，從被捕到現在不但沒有吃過魚肉，連看都沒有看過，所以每個人被捕前，身體多壯健多好，經被禁在這裡兩個月後，那末他一定會生病，甚至死亡。在憲兵管理時，隨時隨刻開門進來，不說明原因將被禁的人亂打頓。後來（從八月十五號起）在食方面改良一點，吃飯的碗一律用大碗，前時是有大小碗之分，判決的人食大碗，拘留的人食小碗，雖有些改良，亦不會吃得飽，換一句話就是說：日本軍閥與饑餓分不開，戰爭，死亡與飢荒，就是法西斯的三位一體的特徵，難道還不明瞭嗎？在生活改良之後，病時有日本醫生給一些藥，每日倒糞一次，在沒有改良時，每星期一次，允許沖涼和運動等等。但不論何時都不肯給你說話，不管和任何人都不能，這是法西斯壓迫人民必然的手段，此牢被判決監禁刑期最少六個月，最久五年和死刑。如有承認參加過抗日運動的團體（不是共產黨）被判死刑者不少。如被判死刑還沒有被殺之前（因日人封建，殺人必須擇好日子，有時被判決死刑者還等候半個月之久，才拉去殺掉）將被判死刑者手脚鎖住，整天關在房內不得出來，同時不給床板和毛毯，這是敵人的殘忍手段，使你臨死還要受苦，聽說前時執行死刑的方法是槍決和殺頭，後來改為打毒藥針，將被判死刑者生命結束，如果此說不謬，那末日人殺人方法亦改良了！我們寫着紀念七位

喻難同志，決定每月殉難同志死的日期到來之時，那天午餐拿到飯之時，將飯放在自己面前默哀數分鐘才食。當作不忘同志爲革命事業而犧牲的一種回憶和紀念。牢中除了上述之外，還有橫城凸頭同志病死於八月廿八號，還有不相識而面熟的病死牢中的也不少。如水鴨，梅進，祥林，文平等。吡叻有三位被刺死刑（是否同志不知）被殺時是十月十四號，每月被殺和病死的同志一機多，我們所知道的不過是一部而己，大概情形就如上述，阿Q同志在臨死前四天留下一字條在房內，抄在下面，你們就知道牢中生活大概了。這些遺字是在四排坡（D號）監房廿三號房內。

全志們，你們看見敵人這次摧殘，我們作何感想呢！餘言不叙。由同志們來決定自己應該做的事業吧！（這些字是寫在便桶蓋旁邊，在寫字之時因監視太嚴，停筆十多次才寫成。）

被難革命戰士遭受逮捕及犧牲經過

小蔡記

同志們，今天很幸運的再見到你們，不知道要用什麼來形容我的快樂，這給予我一生過程中所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象，這是在參加黨以來，所未受過這樣偉大的有意義的磨練，使我充份的認識了法西斯的殘暴，使我親眼看到黨同志怎樣英勇的在法西斯殘忍的摧殘下忠誠於黨而壯烈的犧牲，我現在雖然能從新再見天日，可是我並沒有忘記了這血仇，我還希望着，能爲黨爲民族解放鬥爭而繼續服務，準備流盡我最後一滴血。雖然這些同志已不幸的犧牲了，可是他們這偉大布爾什維克英勇犧牲的精神永遠是不會消滅的，他們的犧牲，正反應出黨的偉大，她在民族解放堅苦鬥爭中光榮傳統表現。在我將離星以前，我希望着，能將牢獄裏面一切的事情，告訴同志們，告訴給每個同胞知道，共產黨員在這偉大革命鬥爭中怎樣英勇的

表現，法西斯怎樣儘無人道，野蠻的摧殘人民。

我和白衣同志是在去年四月十九號晚上被捕的，同日亞林，立華，黃石，小露四位同志亦不幸落在敵人手裡，當我們被抓到拘留所時已看到林亞當，林江石，阿Q（邱聯傑）等同志亦在裡面，他們是在十五號就被捕了。除了我們這些同志之外，還有其他我所不認識的同志和羣衆，這些羣衆有些是義勇軍，英國間諜和其他工作者，亦和我們關在一起，總共有五十餘人，我們起初是被關在一間破爛的屋子裡，因為地方的狹小，不能容納這樣多人，所以有些政治犯只有睡在屋外的走廊，我們手脚都扣着，同時又因地方的狹小，所以完全都不能伸直，整天整夜都這樣坐着，感受非常痛苦，敵人又很嚴厲的巡視着，我們稍爲動一下，皮鞭木棍就打下來，聲音是絕對不可有的，我們被關在這拘留所裡一直到五月六號才開始審問。

當時最先受審的是黃世銳同志，敵人問他是否叫做黃世銳，是否負責馬共中央或星洲市委，黃世銳同志一概否認，就其以後數次的盤問，拷打，灌水等種種的毒刑，黃同志都沒有向敵人洩漏任何消息。

其次是小露同志，因為身體很弱，在敵人殘忍的拷刑底下，他承認有負責過檳城市委書記，可是並沒有將組織的祕密告訴敵人。

黃石同志，敵人首先問他是否叫黃石，經過數次拷打和灌水，黃同志只告訴他是黃生，敵人再追問是否負責中央常委，黃同志，雖受很殘酷的拷打，灌水，絕食始終都沒有承認他負責的崗位。

就是立華同志克夫同志和我雖受數次的審問都沒有承認過，只有白衣同志（因預先佈置好了）承認他是個普通的黨員。

當我們在拘留所受審這個階段中，明顯地可以看出敵人對我們採取的態度，他對一些比較孱弱的同志，着重於收買引誘的手段，但對其他意志剛強的同志，則着重於刑法和拷問，敵人所採取的刑法是非常殘

醋的，除了用大木棍拷打和澀水以外，還用鐵條來按腳，火刺，吊打，電刑，絕食以及其他不可形容的刑罰，這個階段，我們是受到最殘酷最利害的拷問和毒打，到五月廿三號，我們才遷到東陵憲兵部，在這個階段中只有黃石，阿Q，白衣和亞富等同志，被捉去審問和拷刑，特別是黃石同志和白衣同志受刑最利害，黃石同志打得不能走路，口都爛得不能食，同樣白衣同志平均數天就要澀水一次，每次遭受澀水都要大半天弄得死去活來，其餘的同志只有關起來。

到了六月廿五號審問階段已結束，當時便遷移到集中營去（即四排坡D號牢獄）當我們到集中營時，聽到過去被捕的同志，如水鴨，梅鳳香，光華（福榮）等同志已被槍決了，在集中營裡，我們被分開了，我每個人關在一間房內，房子又很狹小的，除了放馬桶和鋸張木板床以外，沒有多大空餘的地方可跑動，起初一個多月吃飯，大便，睡覺都在那間房子，從沒有洗過澡，晒過太陽，後來換了看守兵，才得到一些自由，經常有半點鐘的時間可以給我們晒太陽，洗澡，倒大便，可是由於關得太久和受刑過度，所以很多同志犯了最嚴重的腳氣病，不能走動，要走動都要用爬或由人背著出來。自從我們到了裏面，同樣的敵人是殘酷的虐待著我們，比如，他高興的話或獸性發了，便隨便開門進來，將我們亂打亂踢，白天整天要端正坐著，稍有移動一下給他看到，就要遭受毒打，但是在裡面並不是完全沒有正義感的人，好像有些看守的日本兵還相當不錯，據我看來，這些兵士必然是受強迫而被派到這遙遠的馬來亞的，他們對那些長官非常的憤恨，因為他們同樣的不可避過經常要遭受長官的毒打，所以他們對我們這些政治犯很好感，特別是他了解你是共產黨的話，那必然他們對你是非常的尊重，有時他們看到我們同志病倒不能起來，他便秘密的不給長官知道倫些藥品給我們同志服食，有時在三更半夜偷偷摸摸的跑來拿東西給我們吃，這些英勇反戰的日本弟兄，他們能這樣同情我們，及幫助我們，這是我們非常感激的，我相信在這革命鬥爭過程中日本

反戰的弟兄們，必然會跟馬來亞人民親密合作，來推翻共同的敵人日本法西斯。

因為同志們由於流血過多了，和裡面的沒有衛生，因此造成生病的日益增加，我們這一批被捕的同志，可以說大多數都是病死在裡面的。

最先是林江石同志（又名爲亞黑），這位同志，在未到集中營之前，將準備作第二次的脫逃，本來手拷和腳鈔都已脫了，可是不幸的被敵人發現而遭受最殘忍的刑罰，一連數天沒有得到飯食和水喝，所以江石同志自從這次敵人毒打以後，身體完全衰弱了，滿身都是傷痕，數天不醒人事，到集中營時，完全不能走路，敵人更不顧一切用木棍亂打，用腳亂踢，因此到集中營後，病便一天一天嚴重起來，七月十八號那天，不幸與我們永別了，當老黑同志未死之前，非常痛苦的一直呻吟了三天三夜，今天老黑同志被難的一週年，回想起來，怎不增加我們對敵人的切齒痛恨呢？

七月廿九號是黃世鏡同志，與我們也永訣了！黃世鏡同志經過敵人灌了五次水，兩隻腳都打壞了，所以患著嚴重的腳氣病，黃同志到死為止，並沒有對敵人承認過一絲一毫的口供。

七月卅一日林亞當同志病死，亞當同志大概因病得太重，不可能再支持了，所以想自殺，又因手腳都沒有力，自殺不成，數天後才死去，當敵人將他的屍體扛過我們面前時，還看到他的頭部淌著血，亞當同志這樣淒涼的死去，每個同志看了都不禁流出眼淚來。

亞Q同志在八月一號死了，將死之前還寫了一首詞交給我，（是白衣同志的信，）最後我們是聽到，「同志們，我們要永別了！」以後再聽不到他的聲音了。

今天下午小露同志，給敵人灌了三次水而去世。

八月九號黃石同志也離開我們死了，黃同志是個英勇犧牲的布爾什維克戰士，永遠使我們不會忘記他

，根據我所了解，黃同志的一生都是戰鬥的，革命的，他從小就參加了中國革命運動，到馬來亞來，在黨的領導底下，成爲一個非常優秀的黨員，在馬來亞革命鬥爭中，已盡了他最大的責任，在未被捕之前，由於工作過度，身體本來已經吐過血，再落到敵人的手裡更無從去注意到衛生和健康，顯然敵人殘忍百般的虐待，應用種種無恥的收買和引誘的手段，都不能動搖他鐵的意志，到死爲止，還保存了高尚的人格，和共產黨主義最忠實的信徒，馬來亞民族解放最忠誠的戰士。

九月廿八號檳城凸頭同志病死。

七月至八月這個月內在集中營裡死亡的空前的利害，不但是不斷的傳來關於同志死亡不利的消息，就是被關的羣衆都是同樣的，一樣不斷的損失，所以每天都可以看到不幸的犧牲者抬從我們的面前經過。

除了這些被難的同志以外，還餘下來的有我，白衣，立蘇和在檳城被捕而遷移到這邊來的：

老蔡（正名蔡子堅是檳城華工抗日救國會負責同志）。

楊克（正名莊茶却亦負責檳城華教組織）。

小侯（正名徐煥南是學生界黨的代表）。

等同志還安然的存在，所以白衣同志還不斷地告訴我們，叫我們應該注意健康，我們應爭取時間來保存我們的生命，總有一天我們還有機會可以工作，可以爲被難同志報仇，可是死亡總不可避免的臨到同志們的身上，法西斯兇手就在十一月廿一號這天下午於軍事法庭宣佈了他們的死刑，白衣同志已知道他總沒有法子來逃過這死的難關，可是他很冷靜的視死如歸，以這種布爾什維克英勇犧牲態度告訴我，同志，我總不可避免的和你，要和全黨同志，要和全馬的同胞永別了。今天我並沒有別的，我清楚的認識：馬來亞民族在與這野蠻的法西斯鬥爭中，必然是非常殘酷而需要流血的，今天我已準備爲黨爲民族解放流盡我最後

的一滴血，我今天只希望着，你假使有機會的話，應將這些忠誠於黨，爲民族解放事業而英勇犧牲的同志之被難經過告訴全黨同志，和全馬的同胞，我們今天非常痛心，不能繼續爲黨服務，不能與馬來亞同胞共同在一起完成這偉大的事業，顯然的今天，只有希望着全黨同志不要忘記了這個血仇，應以英勇戰鬥精神來報這血仇，並完成我們未完成的事業。自此以後，我已沒有機會再碰到白衣及其他的同志了，同時再也沒有辦法聽到他們這激昂壯烈的詞句了。

同志英勇犧牲的經過，我也只能做到這樣的報告，不過我現在補充的，是同志們在牢獄裏工作的情形，同志們雖然沒有一切的自由，可是他們並沒有放棄工作，相反的，盡量利用了寶貴的時間進行了幾件有意義的工作，第一就是與無恥叛徒作猛烈鬥爭，他們製造了很多歌曲，在政治上打擊叛徒，同時在行動上採取絕交方法孤立這些叛徒，其次是紀念紅十月工作，紀念的形式，由負責同志抄寫十月革命的標語和祝詞，分發給每個同志，個別進行，所以每位同志，在飯前默哀三分鐘，然後讀祝詞和標語，第三凡逢同志犧牲紀念日，每位同志在飯前默哀三分鐘，追悼被難同志和檢討自己，這些就是同志們在牢獄活動的一般情形：

紅十月革命祝詞：

共同奮鬥求人類解放。產業公營人人有福享。主人就是工農諸兄弟。義正理直天平就太平。勝利依靠團結齊奮起。利及社會幸福盡無量。萬歲流芳先師是馬列。歲歲紀念救星斯太林。

紅十月革命標語：

- 一、堅持紅十月革命精神誓死撲滅人類公敵法西斯蒂！
- 二、紀念紅十月革命肅清黨內一切無恥的叛徒！

三，紅十月革命精神不死！

四，紀念紅十月祝斯大林同志健康！

五，紀念紅十月革命馬來亞民族解放勝利萬歲！

六，紀念紅十月革命蘇聯社會主義勝利萬歲！

七，紀念紅十月革命全世界反法西斯鬥爭勝利萬歲！

以實際革命行動紀念被難革命戰士

陽

馬來亞共產黨老早告訴全馬同胞，日本法西斯殘暴野蠻的魔手將伸進我們的國土來了，馬來亞民族將遭受到不可形容悲慘的命運，因為這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這是決定民族解放光榮的前途或是被奴役的鬥爭時代，所以共產黨決以一切的力量來喚醒全馬同胞，團結全民進行這偉大神聖的衛馬反法西斯鬥爭，可是悲慘的命運終不可避免的了，法西斯蒂的魔手已伸進來了，五百萬同胞已失去了一切自由，在法西斯蒂奴役底下過着暗無天日的奴隸生活，千萬婦女無可避免的遭受污辱，更以慘無人道的白色恐怖屠殺的行爲來賜給馬來亞的人民，總而言之，法西斯蒂殘忍的手段，已造成馬來亞人民失去了一切生命財產的保障。

今天在法西斯蒂的奴役底下，不但是全馬的同胞遭受摧殘，馬來亞共產黨亦不可避免的要流血要受害。法西斯蒂的逮捕監禁及種種殘忍的奇刑，因為馬來亞共產黨在這十六年來爲民族解放事業中已表現了其光輝的事跡，同時自從馬來亞淪陷以來，在這非常惡劣的奴役底下，並沒有放棄它的任務，更於共產黨一貫